

〔關於票站調查 — 香港調查研究中心致立法會文件之一〕

關於票站調查的一些意見和建議

就 2009 年 3 月 16 日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票站調查」討論提交的意見書

香港調查研究中心

研究員 吳文濤

一、引言

香港調查研究中心一直對港澳兩地的經濟、社會發展、政府管治等問題進行民意調查和研究，也就香港各級議會選舉進行票站調查和研究。相關民意調查和票站調查報告，除了供本港報章發表外，也刊載於本中心網站 www.hongkongirc.org。

本人一直關注香港票站調查事務，亦曾主持 2008 年立法會選舉的票站調查工作，現應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的邀請，就「票站調查」問題提交意見。

二、關於票站調查必須釐清的一些問題

近年本港一些政治團體和學術機構一直向政府施壓，要求加強規管票站調查，規管重點包括：禁止非大學研究機構進行票站調查；限制可供票站調查的投票站數目；對票站調查機構進行資格審查，甚至要求取消票站調查制度。這些言論，明顯有違香港一直奉行的學術自由、資訊自由的核心價值，客觀上也妨礙了香港民主政治的發展。

所以，關於票站調查，我們首先必須要釐清一些問題，澄清一些謬誤，然後再來探討日後如何完善和規範。

1、票站調查是否必要？

票站調查是指在投票當日，在投票站對選民進行的即時投票取向的調查。選前民意調查或滾動式民調有助了解選民在某一階段的投票意慾、投票取向及民意趨勢，但這兩種民調得出的數據，往往與現實的投票結果有較大出入；而票站調查則因調查選民即時的投票取向，所以更接近最終的投票結果。在一些國家，票站調查所得數據甚至可用來檢驗選舉是否出現舞弊。

另外，通過對票站調查數據的整理和分析，可以用作學術研究。票站調查研究除了可以預測候選人或名單的勝算外，更重要的是，票站調查數據可以用來分析選民的年齡結構、性別結構、投票取向、選擇候選人原因等。所以，票站調查具有一定學術性質，而且對政府、政黨、政治人物以至普羅市民，都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絕大多數實行民主選舉的國家，都允許和鼓勵各種機構進行票站調查。票站調查是民主政治的重要組成部份，也是學術自由、言論自由權利的一種表現。所以票站調查的必要性是無可置疑的。

2、什麼機構可做票站調查？

有本港政界人物認為，只有大學機構才是學術機構，只有學術機構才能公平公正地進行票站調查，因此要求政府限制非大學的機構進行票站調查。一位立法會議員曾經要求政府批准票站調查的申請時，應審查調查機構的背景及調查目的。[1]又有一位議員認為，大學研究機構定會遵守一些規範和要求，不會在選舉未完成前將票站調查資料提供予候選人和政團，非大學機構則不會遵守這些規範，如果不對調查機構作出限制，執法上難以禁止調查資料被候選人採用。

另外，有本地政治團體向政府提交意見書，也要求政府限制票站調查：「除屬於本港大學的學術機構外，禁止其他機構、人士及候選人在投票日進行票站調查，以杜絕有人違法利用有關選民投票意向數據影響選舉……」[2]

「大學機構才是學術機構」的觀點，竟在一個素有「亞洲國際都會」美譽的香港出現，竟由那些以民主自由思想為其核心追求的政團提出，本人覺得十分遺憾。稍有常識的人都知道，並非只有大學機構才是學術機構，而其他社會上的研究機構就不是學術機構；也從沒聽聞學術機構有大中小、左中右、大學與非大學之分。美國著名的蓋洛普和 Edison/Mitofsky Research，都不是大學機構，但這兩間機構長期對美國總統及國會選舉進行選前民調和票站調查，其民調質素和學術標準都獲得美國社會廣泛肯定，極具公信力。[3]由此可見，即使是屬私人公司性質而非大學學術機構的票站調查機構，只要遵循一定規範，也可成功進行具公信力的票站調查。

根據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每個人都有結社及言論的自由。[4]香港《基本法》也規定，香港居民享有言論、新聞、結社及進行學術研究的自由。

任何人士對選舉有興趣，想進一步了解選舉過程，甚至有意從事與選舉有關的調查研究，都可以自由地組成研究組織，及進行關於選舉的研究調查，其他人士不應對此有任何干預，也不應一口咬定這些對政治熱心的人士有政治目的。限制大學以外機構進行票站調查的言論，本人認為既違反了《基本法》及國際公約的精神，也違背了民主政治所必須遵循的學術自由、公平的基本原則。

本港一些學者對這些言論也作出批評，香港城市大學學者宋立功曾批評禁止非大學機構進行票站調查的言論，是「要用專制手法去打擊及壓抑香港的民調發展，是捉錯用神」[5]；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馬嶽也認為，限制非大學機構進行票站調查的言論「純屬無稽之談」，身為經常進行選舉研究的學者，他也想不通為什麼他本人應該有進行票站調查的特權，而其他人則沒有。[6]

3、票站調查數目應否限制？

除要求政府禁止非大學機構進行票站調查之外，一些泛民主派立法會議員，也要求政府不應開放所有投票站作票站調查之用，認為「為票站調查數目定上限，令政團不能以全港性的票站數據進行即時的選舉部署」。[7]

本人需要特別指出的是，任何國家都從沒有人提出限制進行票站調查的投票站數目，投票站數目多少在當地根本不會成為議題。票站調查數目多少、挑選那些投票站進行調查，應該由負責調查的人士自行決定，純屬學術自由範疇。限制票站調查數目的要求，非常明顯是粗暴干涉學術自由，亦嚴重違反民主選舉精神。有學者曾在報章公開批評這種觀點，反對對票站調查諸多限制。[8]

4、票站調查機構背景是否決定其調查目的？

在 2007 年區議會選舉及立法會港島區補選結束後，有立法會議員曾公開指責一些進行票站調查的負責人和票站調查員，與親政府陣營有關連，因此認為這些票站調查機構，涉嫌是親中陣營的選舉工具，更含沙射影地指這些機構可能將票站調查結果在選舉未結束前向建制派政黨泄露。[9]

發表這番言論的湯家驊議員，曾任大律師公會主席，是香港法律界的領袖人物之一。但是，本人必須要指出的是，議員湯家驊大律師的觀點缺乏法理精神，忽略了法治精神中講求實質證據的原則，因為市民有結社集會的自由，有選擇學校的自由，但這位議員將會就讀傳統「親中」學校及加入建制派社團的人士所進行的票站調查，統統列為可能是建制派政黨進行配票的選舉工具，這當然是證據脆弱、法理不通，也有歧視親中人士、親中學校及師生之嫌。

更令人髮指的是，湯家驊議員通過互聯網或其他地下方式，以近乎法西斯方式對非大學研究機構進行「起底」，將某些他看不順眼的機構的負責人和票站調查人員，如「查家宅」般列舉出來，單方面高調地點名指這些人士及相關機構涉嫌與某些政治勢力結合，企圖通過票站調查來影響選舉結果。他的所作所為，客觀效果是製造白色恐怖，行徑與前蘇聯 KGB 或前東德國安局無異，這並非一個向來聲稱熱愛民主、崇尚法治的人士所為。

本人想引述《蘋果日報》2008 年 4 月 28 日一篇關於區議會選舉票站調查的報導，該報導指有些非大學學術研究機構的負責人，原來也是泛民主派的區議員，該名人士更有份參與區議會選舉。那麼，按照湯議員的邏輯，這是否也代表泛民有將票站調查當作選舉工具呢？但是，本人跟湯家驊議員「不同層次，

不同級數」，不會與湯議員一般見識，絕對不會認為鍾庭耀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及由其他泛民背景人士所作的票站調查，乃是泛民主派的選舉工具。

5、外國對票站調查是如何規管的？

大多數民主發展較發達的國家，都沒有就票站調查定下太多規限，其核心目的是尊重學術自由，相信所有參選人、民意研究機構和傳媒的自律性。

以英國為例，法例只要求進行票站調查機構，不能在選舉結束前公佈票站調查結果，除此以外幾乎沒有其他限制。有意進行票站調查的機構，無需事先向選舉管理當局提出申請或聲明，即可在所有票站進行調查，做法較香港更為寬鬆。當然，如果在選舉結束前公佈調查結果，即屬違法及可能被判監。[10] 美國對票站調查也一直抱極為開放態度，選舉部門也幾乎沒有對進行票站調查機構加以限制，調查機構也無需於選舉前向政府申請。

只有極少數民主發展不發達的國家才禁止進行票站調查。新加坡選舉法規定，任何機構不能進行票站調查，而且即使是選前民調，也不得在整個選舉期內(由競選活動開始日起至所有投票站關閉)發表，違反規定的人士會被監禁和罰款。阿爾巴尼亞、保加利亞等國家也不批准進行票站調查。

本港有些政界人物要求政府限制票站調查時，就是以一些民主發展不發達國家為例子，他們竟然自我矮化，將發展民主政制多年並接近成熟的香港，貶為等同這些民主發展不發達地方，對民主發展發達國家的票站調查例子則隻字不提。他們發表這些言論的動機，本人不想妄自推測，但是，本人必須要說的是，如果他們的言論得逞，香港的民主制度就真的與民主不發達的國家和地區相同了。

6、票站調查風波對學術研究和政制發展有何影響？

2008 年立法會選舉前夕發生的票站調查風波，對一直行之有效的票站調查制度造成短期的衝擊，也對票站調查的學術性，以及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造成負面影響。

短期影響方面，去年立法會選舉，票站調查的回應率較往年下降，拒答率上升，影響了數據基準；更爲甚者，由於社會上有人呼籲選民誤導票站調查員，結果令票站調查數據出現較大的偏差。以本中心所做的港島區票站調查數據顯示，多組參選名單的票站調查結果，與官方結果相比，誤差率超過 3%。本中心原打算就各候選名單的得票情況作更深入的研究，但基於誤差率較高，最後也無奈放棄。其他票站調查機構的調查也出現較大偏差，票站調查的科學性和學術性大受打擊，有票站調查機構更公開表示，將來可能不再進行票站調查。

長期影響方面，去年的票站調查風波，令市民錯誤地認爲所有機構的票站調查都可能與政治掛鉤，或者都是政黨的配票工具。而且，由於有人鼓吹杯葛票站調查甚至「講大話」誤導調查人員，更令市民覺得調查不可信，票站調查的公信力大受衝擊。

本人認爲，票站調查的公信力在票站調查風波中嚴重受損，勢將影響日後各機構開展票站調查及其他類型民意調查的工作，從而影響香港的資訊流通、學術自由，以及民主政制的理性、良性發展。

三、對票站調查的幾點建議

香港現行的票站調查制度已實施多年，行之有效，廣爲公眾所接受。一直以來，本地學者都將票站調查視作學術研究，至今也沒有證據證明香港的票站調查離開學術範疇而蛻變成政治工具，只有極少數人對票站調查制度「吹毛求疵」。他們對票站調查的建議缺乏建設性，有些觀點更充滿破壞性。

票站調查固然是一種學術活動，更是民主政制發展過程中必不可少的一個環節。只有確保票站調查的純學術性質及不受任何政治干擾，才可提高本港市民政治意識，才可推進本港民主政制繼續向前發展。

爲了確保日後票站調查能順利進行，確保票站調查的學術性質不受政治干預，本人有以下建議：

1、香港選舉管理委員會關於票站調查的規管，與其他先進民主國家相比，監管相當嚴格，既充分體現選舉的公平性，又保證香港的學術自由。這種行之有效的票站調查制度，廣為公眾所接受，所以沒有大幅修改的必要。

2、現有的票站調查指引，最核心精神就是不可以在選舉結束前發佈票站調查結果。本人建議，對違例者應加強罰則，譬如公開譴責、罰款、取消違例機構日後從事票站調查的申請等。

3、為體現「尊重選民不願受到打擾的權利和意慾」的原則，應強制性規定調查員在向選民提問時，主動向選民表達清楚：「我現在做票站調查，你是否願意接受提問？」。

4、為增加票站調查的透明度，讓市民更了解票站調查的運作情況，本人建議，票站調查機構必須於選舉結束後一個月內，將票站調查問卷、調查方法、抽樣人數、調查結果及分析，以及是否有贊助機構、贊助金額等資料，透過互聯網或報章公開，同時交選舉事務處備案，任何人都有權瀏覽這些資料。

5、票站調查風波過後，市民對票站調查有誤解，以為票站調查與政治掛鉤，打擊市民支持票站調查的學術行為，甚至影響市民對其他類型民意調查工作的支持。本人建議，特區政府應加強向市民宣傳票站調查的必要性，鼓勵市民自願參與票站調查工作。

註釋

[1]湯家驊，「票站調查與選舉舞弊」，刊載於明報、公民黨網站及他個人網站

[2]「民主動力」，「就 2007 年區議會選舉及立法會港島區補選出現的違規問題所作的分析及意見」，2008 年 3 月

[3]有關該些機構資料，可參考該些機構網站 www.gallup.com 及 www.exit-poll.net/about.html

[4]公約內容可參考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網頁 www.cmab.gov.hk

[5]「大公評論」，《大公報》，2008年3月23日

[6]馬嶽，「再談票站調查」，《明報》，2008年3月31日

[7]《蘋果日報》，2008年4月23日

[8]馬嶽，「再談票站調查」，《明報》，2008年3月31日

[9]立法會秘書處議會事務部，「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會議紀要」（開會日期為 2008年3月17日），2008年6月13日編製，第6頁；明報「政府拒立法嚴管票站調查泛民質疑左派藉調查左右選舉」，2008年3月18日

[10]內容可參考香港立法會秘書處「關於選定地方對票站調查的規管」資料摘要(號碼 IN 10/07-08，2008年3月14日)

2008 年立法會港島區選舉票站調查結果分析

此報告除在本中心網站 www.hongkongirc.org 刊載外，亦供香港各媒體公開發表

發佈機構：香港調查研究中心

票站調查負責人：吳文濤

民調日期：7/9/2008

發佈時間：8/9/2008

一、調查背景及目的

香港調查研究中心安排約 300 名調查員，於 2008 年 9 月 7 日上午 7 點 30 分至晚上 10 點 30 分，分別在港島區 73 個票站進行票站調查，成功訪問 51 781 名投票完畢的選民，佔港島區已投票的選民人數 313 429 人的 16.52%。

是次票站調查研究重點並不是預計候選人勝算，而是分析選民年齡結構、性別結構、投票取向和投票原因等。

二、採樣率及誤差率

1、拒答率明顯增加

選舉前夕，一些傳媒及網上討論區呼籲支持泛民的選民杯葛票站調查，甚至向票站調查人員提供誤導性資料。據本中心前線人員反映，拒絕接受票站調查的選民人數較以往有所增加。以灣仔區為例，該區已登記選民為 63 505 人，以今次港島區投票率 45.06% 計算，灣仔區投票人數約 28 615 人；去年立法會港島區補選時已登記選民人數與今次相若，以當時投票率 52.06% 比較，灣仔區

投票人數約 33 061 人。雖然今年港島區投票率較上次補選少 7%，但是去年補選票站調查，灣仔區接受本中心訪問人數 5951 人，今年接受人數只有 4660 人，跌幅約 21%。

2、數據誤差率增加

根據附表資料顯示，曾鈺成名單及陳淑莊名單的票站調查數據，與官方數字相比，誤差率超過 3%，其中曾鈺成名單票站調查數據較官方數字高出 3.22%，而陳淑莊名單票站調查數據較官方數字低 3.36%。這種情況相信是受到個別傳媒及互聯網鼓吹「口投民建聯，票投泛民」口號影響。

三、調查結果分析

1、選民著重候選人以往表現多於政黨背景

根據調查結果，投票人士選擇候選人的原因，有 35.82% 考慮候選人以往表現，21.25% 考慮候選人的政黨背景，19.21% 考慮候選人的專業背景，23.72% 有其他考慮。

以上調查結果反映兩種情況：第一，具以往工作表現及社會服務經驗的候選人，較易受選民支持。第二，選民已厭倦近年政黨之間無休之的爭拗，政黨標籤效應逐漸減弱，選民希望選出一些形象清晰、過往工作經驗較佳的候選人。

今次數據亦顯示，23.72% 投票者選擇候選人上有其他考慮，譬如候選人的明星效應、外表形象等。環顧現今世界各地的政治潮流，候選人除了以往表現外，外在形象已越來越重要，例如美國民主黨總統初選，從政經驗較淺的奧巴馬，由於成功塑造出求變、年輕有活力的形象，結果在初期眾人看淡下後來居上擊敗有相當從政經驗的希拉莉。

2、中年人士對政治較為冷感

根據票站調查結果，青年投票者(40 歲或以下)佔受訪人數 33.25%，中年(41 至 60 歲)投票者佔 35.44%，老年投票者(61 歲或以上)佔 31.31%。

據選舉事務處最新數字，港島區青年選民人數為 189 615 人，中年選民人數為 282 974，老年選民人數為 155 068 人。雖然是次調查無法取得不同年齡人士的投票取向，但票站調查數據也顯示青年及老年選民投票意欲較中年人士為高。

圖表 1：選民年齡分佈比較

	票站調查受訪人數	登記選民人數	投票比例
青年(40 歲或以下)	17 217	189 615	9.08%
中年 (41-60 歲)	18 351	282 974	6.49%
老年 (61 歲或以上)	16 213	155 068	10.46%

自 03 及 04 年兩次 7.1 大遊行後，各政黨政團開始著重吸納年青人的選票，利用互聯網吸引年青人關心政治和參與投票。政黨同時也成功透過地區網絡及針對長者的宣傳活動，吸引年長的人士參與投票。

但是，各政黨對中年人士的宣傳有所不足。中年人士思想成熟，是社會的中流砥柱，但他們較多經濟及家庭負擔，投票意欲有所降低。但他們的政治熱誠反較年青人及長者低。要令中年人士重拾對政治的興趣，吸引中年人士選票，各政黨應針對中年人士的需要製定政綱，增加中年人士對候選人的認同。

3、男性投票人數較女性多

根據票站調查結果，男性選民佔受訪人數的 56%，女性選民佔 44%，男性投票者的比例較女性多 12%。

據選舉事務處最新數字，港島區男性選民人數為 309 657，女性選民人數為 318 000。今年票站調查數據顯示，男性投票者較女性投票者比率高出 12%，去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票站調查數據也顯示男女投票者相差為 14%。兩次票站調查數據都明顯說明男性選民對政治的興趣較女性濃厚。日後進行選民登記和競選宣傳，如何吸引更多女性選民出來投票，是政府及各政黨應該注意的事項。

圖表 2：男女選民投票率比較

	票站調查受訪人數	登記選民人數	投票比例
男	28 997	309 657	9.36%
女	22 784	318 000	7.16%

4、個別候選人分析

匯賢智庫的知名度較其他政黨或政團低，但是其負責人葉劉淑儀幾乎以一己之力，在票站調查中支持率排行第三(17.6%)，支持率僅以約 4-5% 少於人強馬壯的民建聯曾鈺成名單，及知名度較葉太高的公民黨陳淑莊/余若薇名單；在官方公佈結果中葉太也是排行第二並取得一個議席。不管是票站調查或官方結果都顯示葉太是高票、強勢當選。

究其原因，首先是她即使經過去年港島區補選失利，仍堅毅不移地繼續地區工作，她服務港島的誠意，選民逐漸接受及認可。這兩年來她的地區工作相當紮實，包括在南區成立地區辦事處，開展各項與選民福祉有關的工作，又經常為中產人士發聲（例如外傭稅問題），港島區選民對她的形象因此逐漸受落。

其次，葉太將自己塑造成能與中央理性溝通的形象，政治定位為既爭取普選，又著重與中央的合作關係。她的理性形象既深入人心，政治定位又十分準確，選民對她的支持率在臨近選舉時大幅增加。近期各方面所作的民調，都顯示選民普遍支持立法會議員與中央加強溝通，真誠對話，葉太的理性溝通形象符合市民訴求。因此，即使匯賢智庫知名度不及其他各黨，但憑葉太自身優厚的條件，終高票、強勢取得一個議席，反而規模較匯賢智庫大的民主黨甘乃威/楊森名單，和自由黨林翠蓮名單，得票率均遠遠低過葉太。

相反，自由黨於選舉提名結束前夕，突然派出在港島區整體知名度較低的東區區議員林翠蓮組成名單出選，最終該名單支持率不足 3%，選舉按金也要被沒收，這反映出自由黨一直忽略地區工作，倉卒派出名單出選也分薄了建制派在港島區的票源。今次港島區慘敗，加上自由黨在其他區份也鎩羽而歸，他們必須重新進行地區工作，擺脫「富貴黨」的形象，否則工商界繼續不能透過直選晉身立法會，繼續不能做到均衡參與，拖慢香港政制發展進程。

四、結論

1、日後有必要檢討票站調查安排

今次票站調查，受到選前票站調查風波影響，加上某些政治人物及傳媒的言論，使市民對票站調查的看法轉趨負面，對票站調查的學術性也開始質疑。

由於個別傳媒呼籲選民刻意提供錯誤資料，誤導調查員，票站調查數據準確性因此降低，調查研究的科學性也受到負面影響。我們原打算就候選名單得票作更深入研究，但是由於數據被一些選民刻意誤導，統計資料已失去基本學術基礎，再深入研究已沒有多大意義。

經過今次票站調查風波後，特區政府及社會人士有必要重新檢討現有票站調查安排，重建票站調查的學術性及公正性，確保選舉事務得以公正、公平的進行。

2、投票率低與香港政治發展方向背道而馳

今次選舉的投票率只有 45%，較上屆減少 10%，原因有 3 個：第一，上屆立法會議員的表現市民對立法會抱負面感覺，對選舉也提不起興趣。上屆立法會會議「流會」次數創歷史新高，議員論政議政能力備受質疑，監察政府也不力，一些市民認為議員只懂支取人工而無貢獻，投票。

第二，票站調查風波期間，一些候選人及傳媒呼籲選民杯葛票站調查或刻意向調查員提供錯誤資料的言論，使市民對選舉感到混淆和煩厭，對政治人物的道德和誠信產生懷疑，對參與投票的熱情大減，直接拖累了投票率。

第三，政府的選舉宣傳廣告一直只是向市民灌輸「有很多選擇」的觀念，但對立法會功能和議員職責的宣傳不多，對選舉制度也較少宣傳，而且臨近選舉前一至兩星期，政府的宣傳攻勢也不激烈。政府宣傳過份單向，令市民覺得煩厭，乾脆不去投票。

從政治學觀點來看，公民政治參與度是民主發展的先決條件，公民政治參與度其中一個衡量方法就是選舉投票率。假如投票率繼續偏低，市民長期對政治冷感，將出現兩個負面影響，第一，只會令中央及特區政府覺得香港市民對民主發展的渴求減低，自然地減慢政改步伐，對香港民主政制發展有害無益。第二，今次選舉投票率低過 50%，香港立法會及議員的認受性和權威性將大大受損，立法會又如何強而有力地監察政府？

香港正向雙普選路途邁進，政府、政治人物、傳媒有責任令選舉在公平、公正、公開的情況下進行，共同推動香港政治文化健康向前發展。

附件：2008 年立法會港島區選舉票站調查結果

調查日期：2008 年 9 月 7 日 調查時間：0730 至 2230

採樣人數：51781

採訪票站數目：73

1、本中心票站調查數字與官方數字比較					
	票站調查得票	得票比率	官方公佈得票	得票比率	兩者相差
1 號 林翠蓮名單	614	1.19%	2166	0.69%	0.49%
2 號 何秀蘭	4401	8.50%	30887	9.85%	-1.36%
3 號 甘乃威名單	6998	13.51%	39808	12.70%	0.81%
4 號 曾健成	1812	3.50%	10202	3.25%	0.24%
5 號 曾鈺成名單	11650	22.50%	60417	19.28%	3.22%
6 號 蕭敏華	474	0.92%	1798	0.57%	0.34%
7 號 勞永樂	3152	6.09%	20523	6.55%	-0.46%
8 號 陳淑莊名單	11907	22.99%	82600	26.35%	-3.36%
9 號 葉劉淑儀名單	9115	17.60%	61073	19.49%	-1.88%
10 號 黎志強	1658	3.20%	3955	1.26%	1.94%
總數	51781	100.00%	313429	100.00%	0.00%

2、選民選擇候選人考慮因素		
	數字	比率
政黨背景	11003	21.25%
專業背景	9947	19.21%
以往表現	18547	35.82%
其他	12284	23.72%
總數	51781	100.00%
3、投票者性別比例		
	數字	比率
男	28997	56.00%
女	22784	44.00%
總數	51781	100.00%
4、投票者年齡結構		
	數字	比率
青年(40歲以下)	17217	33.25%
中年投票者	18351	35.44%
老年投票者	16213	31.31%
總數	51781	100.00%

07 年港島區立法會補選票站調查結果及分析

此報告除在本中心網站 www.hongkongirc.org 刊載外，亦供香港各媒體公開發表

發佈機構：香港調查研究中心

民調日期：2/12/2007

發佈時間：8/12/2007

香港調查研究中心安排約 500 名調查員，於 2007 年 12 月 2 日上午 7 點 30 分至晚上 10 點 30 分，分別在港島區各票站進行票站調查，成功訪問 58900 名投票完畢的選民，約佔港島區已投票的選民人數 320000 的 18%。現就問卷調查所得數據作出統計和分析。

一、調查結果

問題一：剛才你投票給誰？

在收回的 58900 份成功問卷中，有 180 名選民投 1 號柳玉成；有 166 名選民投 2 號李永健；有 201 名選民投 3 號蕭思江；有 26157 名選民投 4 號葉劉淑儀，得票率約為 44%；有 452 名選民投 5 號蔣志偉；有 198 名選民投 6 號凌尉雲；有 31013 名選民投 7 號陳方安生，得票率約為 53%；有 533 名選民投 8 號何來。

問題二：你投票給他(她)原因？

從問卷調查統計出，選民選擇候選人的原因，有 23% 基於候選人政黨背景；有

29 %考慮候選人的專業背景；31 %選民考慮候選人的社會服務經驗；17%選民有其他考慮。

問題三：投票者性別

從問卷調查統計出，男性選民佔受訪人數的 57%，女性選民佔 43%，男性投票者的比例較女性多 14%。

問題四：投票者年齡

從問卷調查統計出，青年投票者佔受訪人數的 28 %，中年投票者佔 37%，老年投票者佔 35%，中、老年投票者佔選民人數比例較多。

二、研究分析

1、政壇壟斷化，新人出頭難

調查結果顯示，陳方安生及葉劉淑儀合共取得 97%得票率，遠超其餘 5 位候選人的總和，令這次選舉儼然是陳、葉兩太之爭，其他候選人只作陪襯角色；這種情況，反映本港政壇經過多年的發展，仍然是由一些政治明星所壟斷，新晉政治人才難有出頭天。

要有可持續發展的民主政制，最重要的一點是新人輩出，新老交替，避免出現斷層和老人政治。一些歐美國家，當然有一些具份量的政治人物活躍政壇多年，成為黨內或政府元老；同時，會有一些年青、有活力的新人，雖然這些新人政治經驗淺，但具一定知識、眼光、創意，有時可能在選舉中擊敗政壇老手而一舉成名。舉例來說，當年英國首相貝理雅都是政壇新星，一躍而成工黨領袖，並成為英國近百年來最年輕的首相。美國的例子更多，約翰·甘迺迪只是從政不久的參議員，卻一舉擊敗時任副總統的政壇老手尼克遜而成為美國最年輕總統；克林頓當年只是一位年輕的政壇人物，從政經驗不多，最突出的只是任職數載的州長，缺少聯邦政府管治經驗，第一次參與總統選舉就擊敗有豐富從政經驗、當時準備連任總統的老布殊，足為明證。

反觀今次選舉，從提名期至選舉當日，傳媒焦點全集中於陳太和葉太，對其他候選人的報導較少。檢討其他知名度較兩太低、政治經驗不多甚至是新晉的候選人，他(她)都具一定專業背景，亦有一些可吸引選民的政綱，如何來的文物保護政綱，凌尉雲的自由市場經濟立場。但各界焦點過度集中於兩太，這些候選人無從透過增加曝光率來講解政綱，吸引選民支持。

香港回歸至今，新湧現的政治人才不多，大多數都是活躍政壇很長時間的舊人。政壇人物出現老化，不但使選民對選舉生厭，對香港民主政制發展也相當不利。

2、「黃金定律」神話不再

一直以來，泛民主派一直提出「六四黃金定律」，即是在港島區選舉中，泛民鐵票率六成，而建制派則為四成。但根據今次調查結果，「六四黃金定律」被打破，代表泛民派的陳方安生的得票率少於六成，而代表建制派的葉太得票率高於四成。可見今次選舉中，建制派雖輸掉選舉，卻成功打破「六四黃金定律」，建制派日後可更具信心在港島選區挑戰泛民。泛民派應該醒覺，不能再依靠老本，應加強地區工作和形象包裝，重新吸引今次沒有去投票或轉投其他候選人的選民支持。

「黃金定律」的打破，對建制派雖是好事，但建制派不能對日後選舉持過份樂觀態度。今次選舉與以往不同，基於傳媒和社會焦點過份集中於政治立場南轅北轍、個人魅力同樣迫人的陳太和葉太，其各自的票源全集中一起，加上今次選舉並非採用比例代表制，沒有配票考慮，宣傳及票源可高度集中於一人，故此建制派成功打破「黃金定律」。但將來的立法會換屆選舉，各派會有配票戰略考慮，建制派要保住今次補選的成果，需在動員選民、候選人配票上作更好部署。

3、候選人能力及經驗考慮高於政黨背景

調查結果顯示，有七成的訪問者選擇候選人的時候，較多考慮候選人的社會服務經驗和專業背景，至於候選人的政黨背景屬較次要考慮。由此看出，具一定專業背景和社會服務經驗的候選人，較易受選民支持。

香港與其他國家和地區不同，政黨發展仍未成熟，選民投票取向多根據候選人的地區工作經驗和專業背景，政黨動員對選民的影響力有待提昇。

4、男性較女性多關心選舉

從數據得知，前往投票的人士中，男性佔選民人數的比例高於女性超過 10 個百分點。這表示男性選民多留意與選舉有關的新聞，對政治的興趣亦較女性濃。雖然今次選舉以兩位女性為主角，卻不能吸引更多女性選民關心選舉及前往投票。日後進行選民登記和競選宣傳，如何吸引更多女性選民出來投票，會是政府及各政黨應注重的事宜。

5、年輕人參與投票比率較少

從數據得知，中、老年投票者佔選民人數比例達 70%，年青人(40 歲以下)投票者的比例較少。這可能基於香港出現人口老化，亦同時反映年青人對政治和選舉的熱情較低，亦不太願意前往投票選出心目中的候選人。近年年青人對政治的興趣和認識開始增加，這建基於近年資訊科技的發展，特別是互聯網的發達，年青人多利用互聯網表達政見和組織行動，但卻對政黨政治和選舉關心程度較少，而且就算有一定政治行動都是偶發性為主，沒有長期的關心和認知。再者，年青人多將焦點放於工作／學業，或享受生活當中，對政治的投入感不足，不利日後政制發展。

要成功吸引對政治不感興趣的青人參與選舉（包括登記為選民、留意選舉消息、前往投票），政府及各政黨需對年青人作更多宣傳，以年青人的語言、文化來吸引年青人參與選舉，提昇年青人政治參與度，亦可從中挑選政壇接班人，加速新老交替。近年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政黨，開始多利用互聯網站如 Youtube、Facebook 或網誌，吸引年青人關心政治和參與投票，香港的政黨可以效法。

關於本港票站調查的幾點意見及建議

香港調查研究中心

23/04/2008

致選舉管理委員會：

選舉管理委員會正就《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簡稱「指引」）進行諮詢，證明委員會一直廣泛聽取及吸納民意，以不斷完善本港選舉制度，確保選舉公正、公平、公開、民主。

成立於 2002 年的香港調查研究中心，是一間進行公共政策研究的學術機構，一直擔當「民間智庫」的角色，其中港澳特區政府管治、政黨政治、選舉事務的調查和研究，是本中心的研究重點。多項研究結果曾在香港及境外公開出版、發表。中心亦進行多項票站調查作學術研究用途，調查結果一直供本港各傳媒、本中心網站(www.hongkongirc.org) 及香港民意網(www.hkpo.org)公開發表。

本中心現就「指引」中「票站調查」部份表達意見及建議。

一．幾點意見

1、現時世界各國對票站調查的管制鬆緊不一。香港選委會關於票站調查的規管，與其他先進民主國家相比，監管更嚴，既充分體現選舉的公平性，又保證香港的學術自由。這種行之有效的票站調查制度，廣為公眾所接受，所以暫時並沒有修改的必要。

2、本中心考察過世界各國的選舉制度，幾乎沒有任何民主制度完善的國家，會規管票站調查者的身分，或明文禁止候選人或政黨做票站調查。

來自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曾在報章撰文要求政府批准票站調查的申請時，應考慮機構背景、調查目的。這種無理要求，明顯有違選舉公平的原則，也有違學術自由的精神。

如果選委會修例，對票站調查機構進行審查，必將引起香港市民及國際社會嘩然，選委會也必將背負干涉學術自由及充當學術判官的指責，甚至有可能面對沒完沒了的訴訟及司法覆核。

3、任何民主選舉的原則，公平性、大眾參與是至關重要的。立法會議員湯家驊、陳方安生曾公開聲稱唯有大學的學術機構才獲允許做票站調查，甚至表明只有「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的調查才是權威的、具學術價值的。這種觀點赤裸裸地偏幫「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主觀上、客觀上都抹殺香港的學術自由。

世界上的民主國家，從沒有人會提出大學機構才是學術機構，也從沒有人提出學術機構有大中小、左中右、大學與非大學之分。香港泛民主派議員的無理要求，其目的是企圖讓「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一家獨大，最後壟斷香港所有民意調查，最終影響、左右香港各種選舉結果和政情，後果不堪設想。

4、有泛民主派議員湯家驊等人曾公開指責香港有一些進行票站調查的負責人，同親政府陣營如民建聯有關連，他們因此武斷指責這些票站調查，是親中陣營的選舉工具。這種觀點全是無稽之談，也自欺欺人。全港市民都知道鍾廷耀及香港大學民意調查計劃，與民主黨、公民黨及其他泛民主派政黨關係密切，按照湯家驊、陳方安生同一陣營的邏輯，我們是否可以推斷：鍾的票站調查都是泛民主派的選舉工具？

有多位香港的知名學者也在報章撰文批評湯家驊、陳方安生及鍾廷耀等人的觀點，如中大教授馬嶽的文章<<馬嶽：再談票站調查>>（明報，08年3月31日）。

本中心也曾就「政府應否修例加強管制票站調查」在 08 年 2 月份進行民意調查，超過九成的市民認為，沒有必要修改。

正是在學者意見及市民民意之下，湯家驊、陳方安生及鍾廷耀等人的觀點正不斷改變。鍾廷耀近日就在電台聲稱，他不再要求政府修改票站調查的指引。

二· 幾點建議

1、現有的票站調查指引，最核心精神是不可以在選舉結束前發佈票站調查結果。本中心建議，違例者應加強罰則，譬如取消違例機構日後從事票站調查的申請。

2、必須明確識別票站調查員的身份，除現行規定外，選委會可考慮強制性規定所有調查員在發問之前，必須向受訪者表明身份，譬如「我係 x x 機構的調查員」。

3、為體現「選民尊重不願受到打擾的權利和意欲」的原則，選委會可考慮規定調查員在向選民提問時，主動和選民表達清楚：「我現在做票站調查，你是否願意接受提問？」。

關於本港票站調查的補充意見

香港調查研究中心

23/04/2008

致

選舉管理委員會：

香港調查研究中心昨天(08年4月22日)曾就《立法會選舉活動建議指引》中「票站調查」部份提交意見書。得知立法會泛民主派議員，昨天會見選委會主席，提出修改現行票站調查指引，「為票站調查數目定上限，令政團不能以全港性的票站數據進行即時的選舉部署。」(蘋果日報，08年4月23日)。

本中心現就「票站調查」部份表達補充意見，我們認為，民主派議員提出的為票站調查數目定上限的要求絕不合理。我們的理據是：

1、票站調查的核心規定，是調查機構所收集的數據不能影響選情，不可以在選舉結束前發佈票站調查結果。至於選取多少個票站進行票站調查，屬學術自由範疇，因此無需作出限制。

2、根據香港立法會秘書處「關於選定地方對票站調查的規管」資料摘要(號碼IN 10/07-08, 08年3月14日):世界上沒有國家會就票站調查數目作任何限制，調查機構可在所有票站進行調查。

來自公民黨的立法會議員湯家驊曾表示，「(選委會主席)彭鍵基對此(限制票站調查數字)『感興趣』，希望當局最終接納有關意見」。

本中心認為湯家驊的言論，有干預學術自由之嫌。如選委會採納泛民主派的建議，為票站調查數目定上限，勢將背負干預學術自由的污名，為本地及國際社會所詬病。

3、立法會議員湯家驊、陳方安生公開聲稱是否需要在所有票站進行調查，他們以「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作例子，指出在一部份票站進行票站調查，已經有一定代表性，無需在所有票站進行調查。

泛民主派議員近幾個月來不斷要求對票站調查指引作出修改，是別有用心的，他們並不是為香港民主發展著想，不是為公眾利益著想，只是為他們小圈子的利益著想。

4、湯家驊等人對票站調查指引提出的種種修改建議，並沒有得到廣泛民意支持。本中心曾就「政府應否修例加強管制票站調查？」問題，在 08 年 2 月份進行民意調查，超過九成的市民認為沒有必要修改。

概括而言，湯家驊等人最近幾個月來對票站調查指引提出的種種修改建議觀點，純屬無理取鬧，與民意違背，主觀上、客觀上都抹殺香港的學術自由，令香港的民主政治倒退；湯家驊等人又對非大學的民間學術研究機構進行莫須有的抹黑，亦旨在令「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一家獨大，以期左右香港政情發展。

5、本中心重申在 08 年 4 月 22 日的意見書的立場：票站調查指引實行十多年，行之有效，沒有任何修改之必要。

〔關於票站調查 — 香港調查研究中心致立法會文件之六〕

鍾庭耀的做法公然挑戰法制

為「人權監察」舉辦的票站調查研討會提交的論文，後被香港一些報章選用。

香港調查研究中心

研究員 吳文濤

2008-9-3

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主任鍾庭耀日前宣佈，將以往晚上九時及十時半向贊助調查的傳媒披露票站調查結果的慣例，改為日間及晚間各發放兩次，隨即惹來各方面的議論。鍾庭耀指出，修改發放資料安排是基於傳媒希望得到資料，可以及早進行採訪部署，他又相信傳媒不會於選舉結束前洩漏調查資料。

表面上，鍾庭耀過早向傳媒披露票站調查資料，只要傳媒未有向外公開有關資料，就沒有違反立法會選舉指引。不過，我們不能排除，有些贊助港大票站調查的傳媒機構，會私自公開調查資料為一些候選人進行「告急」宣傳，干擾選舉的公平性和公正性，破壞香港日漸成熟的民主政治和選舉制度。

鍾庭耀出爾反爾的表現

鍾庭耀今次的做法，可能違反了立法會選舉指引。選舉指引規定，「在投票結束前，不可公布票站調查結果或就個別候選人或地方選區候選人名單的表現發表具體評論或預測。」如果鍾庭耀公開的資料包括可能影響選民投票意願和選舉結果，將觸犯選舉指引，定必受到選管會的譴責，將自己多年來建立的聲譽毀掉。這種挑戰法律的行為，絕非一位受多年良好教育的知識份子所為。

在 2004 年 10 月，鍾庭耀曾向立法會秘書處提交一篇題為「票站調查完結篇——專業操守不可無」的文章，文章中他曾表示不會將票站調查資料在投票結束前向參選人士公佈，傳媒也只能在選舉結束前半小時得到初步預測。他更指出，西方民主國家的政黨不會進行票站調查以配合投票日的選舉工程，認為如果一個社會的選舉結果是基於選民最後關頭的反應或告急宣傳，將會是「多麼的不幸」。

4年後，他卻忘記了以前的講法，甚至認為反對他提早公開資料的人，是誤解他的用意。但是，自他公佈修改發放資料的安排後，各政黨及學者都表示強烈反對，他們認為，傳媒如果過早公開從港大民意計劃得到的票站調查資料，不但違反選舉指引，更會對選舉造成混亂，選民不但無所適從，甚至可能影響投票意慾，選舉的公正性、公平性、反映選民意願的功能，都會被嚴重扭曲。

有學者更認為，一旦過早泄露票站調查數據，干擾了選舉過程，破壞了選舉公正性，則特區政府日後有可能修例，禁止進行票站調查。這樣一來，香港的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將受破壞，身為學者的鍾庭耀博士，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今次事件的背後含義

今次鍾庭耀修改發放票站調查安排，並非單單是方便傳媒進行採訪安排。以往港大民意計劃在晚上9時才發佈初步資料，10時30分公佈勝負估計，對傳媒的選舉採訪和報導沒有任何影響，何解到了今天，傳媒才會向港大表示希望盡早得到數據來方便採訪？

去年立法會港島區補選，某份報章於選舉當日發行告急號外，為陳方安生進行告急宣傳。為什麼該報章能夠取得數據表示陳太勢危，需進行告急，是否有人將票站調查數據向該報透露？

今年初，泛民主派議員曾要求選舉管理委員會，禁止非大學研究機構進行票站調查，他們強指一些非大學研究機構有將票站調查結果，在選舉日向政黨透露，從而修改配票及動員策略。他們又向政府建議，不應開放所有投票站作票站調查之用，避免有政黨利用全港性的票站數據進行即時的選舉部署。泛民種種違反基本法及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建議，政府並沒有採納。泛民派心中已經有一條刺，於是近日在報章或互聯網社區中，他們呼籲親泛民的選民，杯葛所有非大學機構進行的票站調查，甚至刻意提供錯誤資訊，擾亂選舉和擾亂學術研究。

筆者對鍾庭耀的做法感到痛心，他將純屬學術研究的票站調查研究，滲入了政治元素，將自己與處處無理取鬧的泛民主派網綁一起。鍾庭耀不但背棄了學術

界，也有負了市民對他的學術研究的期望。假若今次選舉票站調查擾亂了選舉結果，而政府因此禁止再進行任何票站調查，鍾庭耀博士將成為本地學術界及政界的「千古罪人」。